探访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

龙台雄峙，见证赵国风云

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

本报记者　史自强



赵王城四号门阙遗址。　　赵王城遗址博物院供图

河北被唤作“燕赵大地”，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和赵国。作为战国七雄之一，赵国在太行山东麓开疆拓土，雄踞中原。赵国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，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。

走进坐落于邯郸市邯山区的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不少游人在草地上休憩，享受城市郊野的闲适。脚下这片土地，正是2300多年前赵国的宫城所在。

赵王城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22年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丰富的遗迹和多样化的展示方式，让世人领略战国赵都的恢宏气象。

保存最完好的战国王城遗址

行走在赵王城遗址展示区木栈道上，绵延的夯土长垣映入眼帘。走近细看，一道道夯层清晰叠压，如同冀南平原上的泥土典籍，诉说着厚重的历史积淀。

“公元前386年，赵敬侯元年，赵国迁都邯郸。自此，邯郸作为赵国都城，历经八代国君，延续158年，直至公元前228年被秦所破。赵国在此励精图治，推行‘胡服骑射’，一跃成为战国中后期举足轻重的强国。”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博物院文博副研究馆员谢晗说，“眼前的赵王城遗址，就是当年赵国君主理政、居住的宫城。”

遗址公园内的地图显示，赵王城由西城、东城、北城三座小城组成，平面呈“品”字形布局，总面积约540万平方米。



赵王城遗址博物馆里的龙台（大朝正殿）复原推测模型。　　陈　征　摄

“三座城各有夯土城墙环绕，彼此独立又紧密呼应，构成一套完整的宫城体系。西城为整个宫城的核心，近方形，城墙保存最完好；东城紧挨着西城东侧，规模略小；北城位于西城北侧，地面遗存较少，多残存地下墙基，推测是生活区。目前被划入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范围的主要是西城和东城。”谢晗介绍道。

在赵王城北城的东北方向，还有一座“大北城”。这里是郭城，分布着百姓民居、手工作坊、市井街巷等，埋藏在今天的邯郸城区地下，地面遗存极少。

“赵邯郸故城‘先有郭城、后有王城’的发展模式，代表了中国早期城邑逐渐演变为都城的典型形式。”谢晗说。

赵王城内现存10座凸起于地表的夯土高台，其中西城之内的龙台是规模最大的遗存，也是赵王城的标志。龙台为一号夯土基址，东西宽264米，南北长296米，现存高度约16.3米。

“专家推测，宫城的正殿就修建在这座高台上，赵王在此与大臣商议国事。”谢晗介绍，龙台以北依次排布二号、三号夯土台基，共同组成一条南北向中轴线。

除龙台之外，赵王城四号门阙遗址是近年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。四号门阙位于西城的西垣。站在门阙遗址的保护展示点，可以看见城门与阙台的基址。

“四号门阙是国内目前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城门阙实例，为‘一门双阙’形制，对研究中国早期阙台建筑的结构和形式具有重要意义。城墙、门阙、大小夯土台共同构成完整的战国王城防御体系，是研究战国都城防御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”谢晗说。

多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，基本摸清了城垣本体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形式、结构与功能，以及内外城壕的构造等。“古人在夯土城墙内铺设陶质管道，引导雨水排出，避免雨水冲刷、泡软夯土，由此保护台垣。这一系列的道路、排水设施，体现了赵国先民营建城邑的防灾、防洪意识。”谢晗说。

赵王城的“品”字形布局未被后世城建叠压打破，多座夯土城墙、高台屹立于地表，西城城垣基本保存完整，东城城垣大部分保存完整，配套的排水工程等保存系统、细节丰富——专家认定，赵王城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时期王城遗址。

生动呈现赵都历史图卷

在遗址展示区能直观感受赵王城的空间格局，而遗址公园内的文化展示区，则是解读赵国历史文化的窗口。

行走在文化展示区，记者又发现了另一座“龙台”——赵王城遗址博物馆。

“博物馆仿照龙台的建筑风格，一眼望去，既有龙台的古韵，又有现代建筑的时尚气息。”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博物院院长李亚说。

博物馆分地上、地下两部分，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，通过文物、图片、雕塑、沙盘模型、大型多媒体场景等，生动展现了赵王城的历史沿革和社会风貌，阐释赵文化所蕴含的开放进取、担当包容等精神特质。

“米”字纹空心砖、卷云纹瓦当、绳纹板瓦等建筑构件，配合赵王城防雨排水设施考古成果展示，呈现了赵都宏大精巧的营建体系；兽蹄形足卷云纹陶盖鼎、陶鸟柱盘、灰陶豆等器物，反映了赵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手工艺水平；铁锛等铁器不光在赵王城遗址内出土，在大北城周边区域也有发现，印证了邯郸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冶铁中心。

骑兵威武、战马驰骋，大型雕塑生动展现了“胡服骑射”改革历程。“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推行改革，带头改穿胡服，并组建骑兵、练习射箭，壮大国力，是赵国开拓图强的标志性变革。”谢晗介绍，“胡服骑射”之后，赵国军事能力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，这种敢为人先、锐意改革的品质，被历代史学家称颂。

来到博物馆外的广场上，《赵都赋》巨型浮雕引人驻足。“尔乃都城万雉，百里周回。九衢交错，三门旁开。层楼疏阁，连栋结阶。”《赵都赋》为三国时期邯郸人刘劭所写，描述了赵国都城邯郸的繁华景象。

“浮雕镌刻《赵都赋》文字和根据赋文内容刻画的场景，上部是亭台楼阁、鳞次栉比，中部是鼓乐齐鸣、歌舞升平，下部是雄兵列阵、旌旗猎猎。”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刘小娜介绍。

北行而上，大型地面浮雕“历史长卷”徐徐铺展。它以花岗岩仿竹简造型，长158米，对应赵国定都邯郸的158年。

“浮雕上的字体为赵国文字，记载了赵国从迁都邯郸至被秦所灭的158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，是浓缩版的‘赵国风云录’。”刘小娜说，很多参观者会沿着“长卷”缓缓步行，扫码聆听专家解读，感受赵国的兴衰之路。

“数字+文旅”活化大遗址

挖掘、阐释、传播好赵文化，是邯郸持续推进赵王城保护利用的重要工作。当地坚持保护为先，一方面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，夯实遗址的学术根基；另一方面，不断优化博物馆展陈，推出科普读本、短视频、线上展览，把考古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能看懂、能共情的文化内容，同时探索“数字+文旅”路径，让参观者获得古今交融的沉浸式体验。

坐上无人驾驶观光车，沿着遗址游览路线前行，肉眼所见，是夯土台垣、草地旷野；戴上MR（混合现实）眼镜，虚拟建筑叠加在真实遗址之上：赵国迁都邯郸、营建王城的场景生动再现；行至龙台位置，宫殿、门阙拔地而起，恢宏壮丽；继续前行，车马仪仗气势雄壮，市井街巷繁华热闹。

“太震撼了！战国风云在眼前流转，有巍峨宫殿，有千军万马！”河南游客崔拴英感叹道。

赵王城遗址博物馆则运用MR技术，让文物展品“活”了起来。观众跟随数字导览员的引导，穿行于不同的动态历史场景中，文物“走”出展柜，可“触摸”、可放大观看，完璧归赵、负荆请罪等历史故事在眼前生动演绎；来到互动体验区，还可以模拟体验擂动战鼓和射箭等。

“这种虚实结合的展示方式，没有新建仿古建筑，只用数字影像再现消失的宫阙楼阁，严守文物保护底线，为大遗址活化提供了路径参考。”邯郸市文化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李治坤说。

赵王城近年来不断丰富文旅体验，让遗址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。民俗表演、非遗市集为古老遗址增添烟火气，灯光秀、战国袍迎宾舞、《赵王巡游》《赵奢战鼓》《将相和》实景演绎等精彩纷呈，“登龙台、好运来”免费游览活动、“遇见邯山·2026赵王城首届夏日音乐季”活动、“龙台夜月·灯火映王城”夜游项目等备受欢迎。

数据显示，赵王城人气持续攀升：2022年，赵王城接待游客9.7万人次，2025年升至93.7万人次，2026年截至10月底，已接待游客约160万人次。

“赵王城承载的赵文化，不只是史书里的文字，更是深植于燕赵大地的文化基因——慷慨壮烈、开放革新，跨越两千多年，依旧打动今天的参观者。”李亚说。



赵王城遗址博物馆展厅一角。　　赵王城遗址博物院供图

中国长城博物馆焕新亮相

雄关万里越古今

本报记者　施　芳



中国长城博物馆外景。　　新华社记者　张晨霖　摄

近日，历时3年改造提升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焕新开放。大气简约的场馆建筑宛如一块巨型城砖卧于山脚，丰富的文物展品诉说着悠远的长城故事，让公众感受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中国长城博物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（北京段）核心标志性工程。1994年9月，中国长城博物馆老馆开馆。2022年4月，老馆闭馆。2023年12月，改造提升工程开工。

“我们按照最小干预遗产地风貌这一原则，将建筑融入自然环境之中。”中国长城博物馆设计总负责人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李亦农介绍，新馆建筑高度由老馆的16米降至9米，建筑外形更加舒展，与群山融为一体。

博物馆东立面紧邻山体，采用四种石材打造，让建筑外立面与山体挡墙自然衔接。西立面主入口采用外凸造型，通过粗粝与光洁饰面打造反差效果。主展厅屋顶则以覆土绿化。“博物馆总面积约1.6万平方米，其中超1万平方米通过设计手法消隐在山体和绿化里，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。”李亦农说。

步入一层的和平厅，巨幅汉白玉浮雕《万里和平》令人震撼。浮雕总面积约450平方米，由472块汉白玉拼接而成，呈现出气势磅礴的长城景象。浮雕以180度半全景式融入空间，和天圆地方的大厅一起，形成“天地之间”的意境。

“汉白玉的温润质地，契合中华民族内敛、谦逊、包容的特性。我们用当代的艺术语言，来彰显长城的历史厚度和时代风华。”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邹锋介绍。

来到二层的长城厅，透过落地玻璃幕墙，八达岭长城南一楼至南四楼的壮阔景观尽收眼底。“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在馆外——我们眼前的长城。通过室内外结合的设计，让观众在四季变换中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。”李亦农说。

围绕长城历史、长城文化、长城精神三个层面，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一系列展览。

基本陈列“万里长城万里长”，汇聚国内24家博物馆的700余件（套）文物，系统讲述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，阐释长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。

“长城是由关隘、敌台、烽燧、城堡等设施交织构筑的军事防御体系。从春秋战国至明清，历代都在修缮、沿用长城。”首都博物馆展览部主任章文永说，“希望通过展览传递中华文明连续性、创新性与包容性的深层价值。”

第一单元“万里巨构 千载续建”聚焦长城营建历史，设置烽火传驿、屯田戍边、修筑技艺三大专题。山东灵山卫出土的“子禾子”青铜釜，铭文与齐长城东部的“左关”驻兵、征税有关。山西省朔州市平朔汉墓群出土的“成山宫”铜行灯，是雁门一带长城守军夜间巡边、守堞、值宿时所用。

一级文物戚氏军刀讲述了名将戚继光与长城的紧密联系。“这把军刀是明隆庆年间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铸造，钢质坚韧、锋利无比，体现了明代冶铁、锻打技术的高超水平。”章文永介绍，戚继光主持修筑了1300多座敌台、烽火台，提升了长城防御能力。

“长城内外 和同一家”单元展现了长城沿线繁荣的民族交往、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。清雍正款《三娘子图轴》描绘了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三娘子。她力促“隆庆和议”，促进了长城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，明廷封其为“忠顺夫人”。

喜峰口战斗、古北口战役、平型关大捷……“烽火抗战 精神丰碑”单元依托丰富的图文资料，将长城沿线抗战的烽火岁月娓娓道来。

“长城保护 守卫根脉”单元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城保护理念与方式的变迁。从1987年的《长城世界遗产证书》原件到长城保护员巡护长城时携带的镰刀、长城小站志愿者使用的皮卷尺等，观众得以感受长城守护的接续历程。

展柜里陈列的瓦刀、轧子、墩锤、桃铲等工具，由北京市怀柔区文物管理所长城修缮技术专家程永茂捐赠，其中一把瓦刀在箭扣长城抢险加固工程中使用过。“长城地势险峻，机械无法抵达，修缮工作只能依靠錾子、铲子等工具手工完成。”首都博物馆藏品部副主任张胜磊介绍，这些工具是长城手工修缮技艺的实物见证，承载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

截至目前，八达岭长城景区共接待过5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。“世界遗产 友谊桥梁”单元展示了各国元首登城影像，呈现“世界的长城”图景。

作为基本陈列的补充和延伸，博物馆还设有专题展览和数字展览，并邀请国内知名艺术家联袂打造了7件主题艺术品。

“关山万里雄古今——长城沿线考古成果展”汇聚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的考古成果，以实物阐释厚重多彩的长城文化。

即将开放的数字展厅以“万里长城——凝聚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”为主题，借助多折幕沉浸投影与融合、实景三维及数字孪生等技术，构建“超时空·长城聚场”数字幻境。

“作为助力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的重要项目，中国长城博物馆不仅是传播长城文化、展示长城精神的场所，也将成为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学术殿堂和国际交流平台。”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宁表示。



中国长城博物馆展厅。　　北京市文物局　供图